

● 朱小海

死亡是一個過程。

祖父從中風到過世，躺臥在床兩三年，身體一天一天衰殘，神志愈來愈不清晰。我記得我在他的喪禮上哭得很厲害，但忘記為什麼哭得那麼厲害。

後來到祖母中風。基本生活作息她勉強應付得來，只是脾氣愈來愈壞，埋怨愈來愈多，常常嚷著要自己一個人搬出去住，擾攘了多年。我那苦命多病的母親，自然照顧得心力交瘁。祖母過世後，說實在的，大家都舒了一口氣。

至於我父親，年輕時不愛惜身體，現在所有的老人病，應有盡有，而且脾氣也是臭得不得了。每次住院都跟護士、醫生發生爭執，沒住上兩天就吵著要出院，令醫生、護士頭痛不已，屬天字第一號的壞病人。父親稱不上是個好父親，但不知為何，看著他那衰敗朽壞的身體，就愈來愈感到藏在那咒罵聲背後的，是一個困惑無望的靈魂，於是多年來的恩怨情仇也漸次消解了。有一次母親來電說父親又罵醫生了，心中所想的竟是他可能太寂寞了，我應該去醫院陪陪他。

從前的大家庭，小孩子都有機會目睹家中老人衰殘死亡的過程，那是很重要的生命教育，讓他們知道衰亡會掏空一個人的心靈，或者加劇一個人扭曲的心靈，甚或赤裸裸的呈現一個人竭力隱藏的心靈。傳道書說：「往遭喪的家去，強如往宴樂的家去；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，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。」(七2)其實不必等到喪禮，看著家中那將殘的燈火，觀照他們的老、病、死，已有智慧藏在其中，提醒我們該如何活著。

可惜現在的小孩子，很少跟老人住在同一屋簷下，他們對老病死的意象是片段而非連貫的。會不會因著缺乏這一重的積澱，現在愈來愈多年輕人彷彿以為自己不會老、不會病、不會死，因而浪擲青春？也許我們都需要「在童年遇見老年」，讓心靈對生命的歷程有一幅較完整的圖畫，這樣我們在籌措面前的每一步路時，也許可以走得比較踏實，比較不容易活得不顧未來，活得彷彿沒有未來。

從死亡來思考生存，那種角度是很不一樣的。這兩年我無法再作劇烈運動，現在連重物也不能拿，別人看我這個年紀就已這樣，大概覺得很可憐，我卻坦然接受這一切，因為或遲或早，這一切總該會來。我所關心的，是如何善用手上尚存的資源，在這莫測的人生中，作有意思的事情。

有些輔導員喜歡說我們「心裡有個小孩」，我得說，我們心裡其實都需要一個會老、會病、會死的老人家。☉

(作者於本會聚會)



家有一老



● 梅雪珍

近來家中辦喜事，我媽要嫁掉其中一個女兒。

本來什麼都無所謂，揚言「嫁女唔係賣女」、「只要個女開心」的阿媽，忽然什麼都計較起來，由大宴親朋到嫁女餅數目到過大禮的椰子，都一絲不苟，天天新款。對於阿媽層出不窮的主意，我們幾兄弟姊妹冷眼旁觀，覺得不可思議。後來才發現幕後黑手竟是平日與她不咬弦的外婆。

母女關係，總是那麼微妙。高興時親密無間，互相服侍；冷淡時不相往來，置若罔聞。嫁女對我媽來說，是一件迫不及待要了結的大事，可是她平日如何逞強，或是對外婆如何不滿，這等大事都只有回到自己阿媽身邊才有把握。這是一種血緣的拉力。女兒由她所出，她由外婆所出——現在女兒要交給別人，她得先向外婆交代。平時我媽什麼都跟外婆談不攏，但這時她卻唯命是從，與外婆連成一線，她說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兩人儼然成了親密戰友。

我與阿媽的關係，有她與外婆的影子。正是親密有時，冷淡有時。好的時候一起逛街買菜，不好的時候幾個星期互不理睬。我相信性格和處事方法一代傳一代，不易改變。有天我要嫁女，也許會像我媽一樣。

婚嫁大事，老人家有不能言喻的權柄，他們的投入，卻又不免勾起一代又一代的未了心事。有時，我看到朋友懷孕而又充滿喜悅時，就會幻想我媽懷著我的樣子：在母腹的我，也曾被這樣疼愛過嗎？我媽曾因為懷著我而感到十分滿足嗎？外婆懷著我媽時，又是怎樣的感受？她們都有印象嗎？自我呱呱落地以後，對母腹的愛很陌生。到長大以後，我找回耶穌，才能找回失落的關愛。

不過，母女關係到我這一代，應有一些突破。因為耶穌愛我，我不得不愛我媽。耶穌定意把我成長的傷痛丟進饒恕的大海——就算硬要把它撈上來，都不再帶刺，沒有殺傷力了。

照情形看來，相信未到嫁女的一天，我媽仍會對嫁女的瑣事和無聊事樂此不疲，並且繼續與外婆並肩作戰。我們幾兄弟姊妹看在眼里，雖不認同，想到只要她開心，外婆又開心，也是無可如何的事了。我媽與我、她與外婆——兩代相似之處雖多，卻因為我有份不一樣的愛在我的生命之中，而又與她們的不一樣了。☉

(作者於荃灣堂聚會)

靈思一刻

撫心自問

● 謙柔 (荃灣堂)



除非是心有所感地跟隨神，真心守祂的誡命，否則所花的一切氣力，與我何益？！……耶穌說：「最大的誡命，就是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主你的神，其次是要愛人如己。」